

# 普照寺 历史深处的哑谜(下)

黎民泰(四川)

## 诡谲的突然崛起

在心莲和尚时代，普照寺还没有显现出一丝一毫发达兴旺的迹象，有关典籍中记载着两句话：“无食以养僧，无房以妥神”，正是当初普照寺庙宇简陋、僧人生活艰苦的真实写照。但在心莲和尚圆寂后的康熙末年，荟华庙的衣钵传至第四代时，普照寺一个突如其来来的举动震惊了青峰山和整个川西地区：方丈印广派人去成都，照着文殊院的格局放了图样回来，开始在青峰山里大兴土木，广建寺院。之后正文、正果、果时、果秀先后继任方丈。正是这五僧师傅，在相继主持普照寺的70余年间，大规模地扩建了山门、荟华殿，新修了大雄宝殿、藏经楼、祖堂32间、木坊一座、石屏风一座、石桥4座，登山石梯500余级，并置买田地600多亩，还承接了山下的平清院和广福院，出资修建了崇庆县的景德寺。后来，普照寺又以石条，改建藏经楼，换了17根高一丈九尺的石柱，其大逾抱，上衬砂石镂空的倒悬石狮，下垫石础，八面刻饰佛教故事人物，刀法精熟，画面生动，十分宏伟气派。直到光绪十二年，普照寺整个建筑群落才全部完成。这时的普照寺已有天井24个，僧舍365间，围墙达两里多长。与它横向联系的佛寺遍布崇庆、灌江、仁寿、新津、大邑诸县及本地共十余座，这些寺庙年年都向普照寺贡献。于是，荟华庙更名为普照寺，奇迹般地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与成都文殊院、昭觉寺和新都宝光寺齐名的香火鼎盛的川西四大丛林古刹之一。

现在，问题出来了。据专家估算，在这70余年间，普照寺广修寺院大置庙产，至少耗费了千万两以上的金银，可普照寺相关碑文却载：“未受捐施，不假募助。”既然没有捐施募助，那么这笔庞大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碑文后面又有一句：“佛陀圣慈之垂荷。”意思是受到了菩萨的特别照顾和关照。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普照寺的突然崛起与某种具有“天意”成分的神秘事件有关，是“上天”的关照。可圣慈的菩萨究竟是怎么垂爱关照普照寺的呢？这“佛陀之垂荷”究竟是指什么呢？碑文避而不谈，这就令人猜疑与深思了。

## 可疑的心莲和尚

在探寻普照寺巨额金银的来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探明心莲和尚的身世之谜。

在普照寺的所有秘密中，心莲和尚肯定是个至关重要的传奇人物，他当初“刻意”来到青峰山坡荆棘丛生的荟华庵，其真实意图让人颇费猜疑。建庙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幌子”，他另有“隐衷”。

那么，心莲和尚到青峰山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需要我们再次进入历史，拨开岁月的迷雾去寻找答案。

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一直掌管着大西军的钱财，深受张献忠的信任。当初李定国故意神秘地从新津率领军船顺江东下，其目的就是吸引清军的注意和兵力，以便能让张献忠顺利地从成都撤离出来。清军果然上当。可李定国在彭山弃船登岸，从陆路逃走，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率部杀出了四川，并在川、湘、鄂三省边境游动作战，苦苦等待着张献忠的到来。

然而张献忠及其所率部队却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剿灭。得知消息后，李定国悲痛万分。为了把涣散的军心重新凝聚起来，李定国改变了原来反抗朱明王朝的初衷，拥戴朱明王朝的一个宗室子弟，打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并率部在两湖两广辗转作战十多年。后来，在清军的全力围剿下，李定国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率部从广西出境撤退到缅甸的桂所潜藏。李定国却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重任和为张献忠报仇的决心，时刻思谋着怎样打回国内。

就在这个时候，心莲和尚突然出现在青峰山中，并不辞辛苦，一意孤行地开山立庙。那么，这个心莲和尚会不会是李定国的部将，受李定国指派，秘密潜伏来到青峰山的呢？普照寺的所有典籍和相关碑文，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一点，历代的普照寺僧人对此也讳莫如深。但是在普照寺的现存建筑中，我们却能找到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个佐证，就是至今完整地留存在普照寺山门左侧的灵官石屏。灵官本是道教的护法天神，一般都雕塑在道教宫观的山门口，也有雕塑在宫观的第一大门中。但普照寺是佛教寺庙，怎么雕塑了一尊道教天神呢？佛教寺庙有自己的护法金刚呀！这是一个疑点。疑点二，普照寺雕刻的灵官，身上穿着战将服饰，且骑在马上，挥舞着刀剑，打打杀杀，这显然与佛门宣扬的慈悲为怀、不杀生是相悖离的。对于这个奇怪的石屏，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心莲和尚原是李定国手下的一员大将，但在李定国撤出广西之前，他接受了李定国的秘密指令，肩负着神秘的使命，不远千里山万水潜伏到了青峰山里。于是，心莲和尚不辞劳苦地创建荟华庵，在青峰山立稳了脚跟，但他日夜惦念的却是李定国何时能带着队伍打回国内。可是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他却没有听到李定国打回来的消息，反而一个噩耗传到了青峰山中：平西王吴三桂奉清廷旨意，率大军进入缅甸，剿平了桂所，大西军灰飞烟灭。于是心莲和尚被击倒了，万念俱灰，一病不起。在临死前，他叫来一个自己十分信任的弟子，给他讲了自己的神秘身份和自己作为大西军将领、跟随“八大王”张献忠以及李定国转战南北的不凡经历。这位弟子大惊失色，但又对师父敬重不已。可当时清人已坐稳了天下，此事自然不敢声张。于是，关于开山祖师的身世和经历，自來只在普照寺历代方丈中秘密流传。后来普照寺突然发达起来，弟子们就想到了这位神奇不凡的开山祖师，于是就假借灵官石屏予以祭奠。所以，那石屏上刻的是战将服饰、飞马摆剑的人物，根本不是灵官，而是他们的祖师心莲和尚，或者广义上说，就是大西军将领，表现的是他们英勇作战的场面，只不过假借了灵官之名，来做一种深切的祭奠和怀念而已。但两三百年来，外面的人却无法参破普照寺僧人的苦心，每每伫立在那道奇异的飞马灵官石屏前，都满腹狐疑，蹙眉不已。

可是，心莲和尚千辛万苦潜伏在青峰山里的“神秘使命”又是什么呢？

## 诡异的深山锤声

我们还是不得不借助于历史的蛛丝马迹

和一些有价值的民间传说，到烟云飘渺的岁月深处去探寻秘密。

张献忠的大西军攻占成都后，曾派部队追击西窜的明朝军队，在青峰山里与明军展开过大规模的战斗，山中的一些山崖石壁上，至今还残留着双方用大炮轰击的铁砂弹。后来，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不久就派其义子张可旺，率领一营亲兵驻扎进了荒僻的青峰山中。这营亲兵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无声息地开进青峰山的，几乎没有被当地人发觉，就鬼魅般地消隐在了蕃部的山林里。此后，山民们既没见过这营亲兵操练，也没见过他们出来在小镇上溜达，只是在一些傍晚时分，看见他们七人一组或十人一队，手中端着挂了红缨的雪亮枪炮，押解着一串又一串手持铁锤和凿子的石匠往山里走去。此后，山民们就听见山中日夜不息地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锤声和凿子声，有些山民好奇，就想进山去看个究竟，但刚到山口，就被手持枪矛的士兵们凶神恶煞地拦住了，立马给赶了回来。也有几个心有不甘的山民纠集在一起，假装进山砍柴，抄小路从山脊背后翻过去，结果全都一去不回。他们的家属不死心，便发动周围的山民组成一支八九十人的队伍提着砍柴的弯刀和一些锋利的农具要强行闯进山中去找人，不料那营亲兵死命堵住山口，坚决不许山民进入。一个军官模样的魁梧大汉，还挥着一柄寒气森森的利剑，指着山民们说：“军令在身，胆敢闯入山口者，格杀勿论！”山民们面面相觑，无奈之下，只得悻悻地撤退回。

可半年后的一天早晨，山民们起床后却再也没有听到那繁忙的铁锤声和凿子声了，茫茫无边的山林里竟突然变得一片死寂。山民们纷纷跑进山去，结果只在一面山坡下面看见了一片被开采过的乱石场，可那营亲兵，那两三百名被强拉进山的石匠，以及半年时间里开采出来的众多石材，全都杳无踪迹。

## 蹊跷的民间传说

对于普照寺的神秘崛起和巨额金银的来源，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推测和猜疑，但有一则传说至今在当地民间流传，并且得到了普照寺僧人的默认，可视作普照寺突然崛起的真谛。传说在心莲和尚圆寂后，普照寺仍然很贫穷，依旧是“无食以养僧，无房以安神”，甚至当和尚不得不让小和尚去给附近的雪山寺割猪草，以换一口饭吃。然而有一天，这小和尚突然在山坡半腰一株杉树下面发现了一处地方，上面长着青幽幽的嫩草，头天割了，第二天又很快长了出来，茂盛如初，怎么割都割不完。小和尚非常惊奇，就把自己庙里喂养的几只小猪赶来啃吃。可那些小猪来了后却不再啃草，只是用嘴筒子不停地拱着泥土，最后竟拱开了一块石板，地面上露出一个井口大小的黑洞。小和尚走过去，伸长颈项往洞里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只见洞里光明灿烂，堆满了金银。小和尚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脸色煞白，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但小和尚很快就反应过来，急忙扯来青草将洞口遮住，飞跑回去向当家和尚禀报：“师……师父，银……银子！”当家和尚正在打坐做功课，见小和尚惊慌慌地

跑来打扰他，很是不悦，说：“你惊风火扯地闹啥子，没看见我在做功课吗？”小和尚激动得早就忘了规矩，反手指着外面说：“银……银子，地下有银子！”当家和尚白他一眼：“你该不是穷疯了吧？啥银子？地下哪来的银子？”小和尚又比划：“真的有银子，师父！猪拱开了一个洞，洞里全是银子。”当家和尚这才有些信了，赶紧站起来跟着小和尚去看个究竟。结果当家和尚只往那洞里觑了一眼，就慌忙双手合十跪在地上，激动得泪水长流。

据说那天晚上，普照寺的七八个僧人在当家和尚的带领下，秘密忙了整整一夜，他们用背篼源源不断地从洞中背出金银，背回庙里，竟装满了大半个房间。

第二天，当家和尚就扬眉吐气地站在庙门前，送一个弟子去成都，要那弟子照着文殊院的格局放回图样来，准备大兴土木，广建寺院，感谢“佛陀圣慈之垂荷”。

对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自来普照寺的僧人既肯定也不否认，但我们似乎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当年张献忠的那营亲兵驻扎进青峰山，并强行征集两三百名石匠在山中开采石材，是为了秘密修筑地宫。当地宫修筑完成后，那营亲兵在撤离之前，为了严守地宫的秘密，就把那两三百名石匠杀掉了；张献忠多年搜集来的金银财宝，就藏在青峰山的各处地宫里；心莲和尚潜伏到青峰山的“神秘使命”，就是看护这笔庞大的财宝，以便日后李定国率军打回国时能随时启用。

但是，一个疑问也随之产生了：心莲和尚既然知道张献忠宝藏的秘密，为什么在他圆寂后几十年，普照寺的僧人才在无意中发现了财宝呢？难道他临死前没有将藏宝的秘密告诉弟子吗？这两种可能：心莲和尚虽然知道青峰山里藏着张献忠的财宝，但不知道具体的藏宝地点，说也白说，说了反而还扰乱了弟子们侍佛的虔心，于是干脆闭口不谈；另一种可能是，心莲和尚知道张献忠藏宝的所有秘密，但他听说吴三桂剿平了桂所，大西军彻底灰飞烟灭，便万念俱灰，心如死境，决定把宝藏作为一个谜永远烂在自己肚子里，至于今后弟子们能不能发现和利用这笔财宝，就看他们的缘分了。

## 更大的藏宝谜团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从这句有关张献忠藏宝之谜的民谣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献忠在青峰山中的财宝是非常庞大的。普照寺起出的不过是极小部分。正是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位深知其奥秘的女居士，才想到动用自己的关系找来地质队，用金属探测器寻找其余的财宝，但终因费用太大，无法承受，未果。后来又有一些探宝人陆续来到青峰山和普照寺，可对着那片浩瀚葱郁的神奇山林，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一筹莫展。

张献忠绝大部分财宝究竟藏在青峰山的什么地方？何时能见天日？我们无法预知。但也说不定哪一天，有位游客在青峰山中徜徉，无意间踩着了一块“空空”作响的地皮，突然就发现了张献忠的巨额宝藏，也未可知。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跟人打哑谜，捉迷藏。

## 锦里诗苑

### 放风筝

龚凯健(江苏)

欲望理应舍弃，只保留  
轻盈的骨架，以及最纤薄的皮肤

用我满怀的热切将它托举上去  
时间和风的秘密被逐一解开

空气开始柔软，我高举蓝天  
一颗心，忍不住为它上下起伏

空旷的原野上，悬念介于落叶和飞鸟之间  
翻飞的身影，始终保持拓荒的姿态

春天里萌发的念头无处安置，那一刻  
握住线，就像握住了我自己

### 恰如其分

严刚(江苏)

从凌河向东更远的路上遇见  
荒草中的飞鸟，昆虫  
并不想打扰，它们，和从此处经过的人

有时候，我对一些镜像  
描述得有些模糊  
不想看清的事物在眼前逐渐远去  
刻意，或绕行  
是在经历以后理性的认知

初冬的阳光依旧温暖  
在繁杂的人群  
我还是庆幸遇到，黑暗里闪光的影子

通过间接性表达出  
我对他们，对应内心微妙的触觉

### 西窗记

周启富(湖北)

庭院幽深，铺开皎洁如水  
点一盏烛火照亮西窗  
有流云从兽骨上吹来  
深入李杜的诗篇

不曾与古人谋面，或促膝长谈  
心绪，在黑白分明间滑动  
一段传奇，搅尽千年风霜  
嗅花香，听鸟语，咫尺意境  
思维在折痕之外

### 春烟弥漫

南木子(重庆)

像一种仪式，腊月柏树的枝丫  
总是比其他月份更有成就  
熏香的空气到达顶点时，年就到了

柏烟的白更加突出了柴火和春联的红  
谁也无法阻挡它们拐着弯地  
向上，闯出没有路的路

每年腊月，白烟都会站在高处  
仿佛代替谁

不用叫，也不用喊  
就让离家的人看到了来处和归路

### 许多花沿着河道绽放

土牛(江苏)

许多花沿着河道绽放  
迫不及待忘了少女的矜持  
春风不是第一句表白词  
冬风口打开情窦的梅

探出墙的红杏  
对投来的凝视充满病情

迎春花、桃花、油菜花  
它们跟风似地一个追着一个开

一朵争着一朵开  
开得嚣张开得热烈

像谁抢了先谁就博取王子的心

大地上的花不知所以地开  
在光秃秃枝头  
胸怀敞开了整个春天

灿烂的七彩

让一条河不再宁静

嗨，看到了吧  
情不自禁的脚步涌地挤满两岸

### 地图

尤言(重庆)

羊皮纸进入了博物馆  
石板上的地图在岁月中渐渐风化  
曾怀揣纸质的地图

从故乡的村庄出发，去探索未知之地

后来，跟着电子地图  
脚印越来越匆忙  
如蜻蜓点水，在大地上飞来飞去  
欧洲很近，太平洋并不遥远

一别经年。一列列火车飞驰而来  
许多建筑物不断在此生长  
惊飞白鹭。旧瓦坠地，炊烟潦倒

庄稼纷纷出走

原以为永远的故乡，地图上  
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游子的乡愁，飘飘荡荡  
找不到落脚点

## 潮头煮诗

《诗经》，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诗歌宝典，描绘了西周到春秋中叶的社会面貌。

它歌咏的时代，我国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黍、稷、麦、牛、羊、鸡、桃、李、梨、杏、芹等是人们的日用生活食品。

而食鱼则是高端生活的必须，标志着生活水平和地位，鱼不只靠捕获，还开始池养，宫廷为此专设“渔人”职务的官员，以管理天子膳食和宴席所需鱼品的饲养、采购和供给。

鱼在《诗经》中不仅成为显贵的佳肴，还是祭拜天地的祭品。

《卫风·硕人》提及一次：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恩洋洋，鱠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在上面三首诗中，除了它的本身是一种美食，也是祭祀天地的佳品，更是诗人抒发感情的比喻物。

《诗经》中的鱼是怎样一种鱼呢？

“鮒，鮐，鮓”的古代统称。由于鮒、鮐两种鱼较为相似，人们常常将二者相提并论，统称鮒鮐鱼。其生活于江河中下层，多栖息于两江汇合、支流入口及急流漩涡处，分布于东北等广大流域。它体长无鳞，头略呈三角形，表面有多数骨板；口下位宽大，稍成弧形，口前方有吻须两对，吻长而尖锐；眼小，左右鳃膜向腹面伸展，尾鳍歪形；体表黑青色，两侧黄色，腹部灰白色，背部棕灰色或褐色。其性成熟期需要17—20年，溯江产卵为深灰色卵，一般成鱼约2米，最大个体长可达5米，寿命最高可达100余年。

江东人称鮒为“黄鱼”，汉《尔雅》给它取了个诨名“长鼻鱼”，三国时《临海异物志》中称之为“含光，蜡鱼”，元朝宫廷食谱《饮膳正要》里的名字有点古怪，叫它“阿八儿忽鱼”，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又叫它“玉版鱼、鮐鮒鱼”。《尔雅·释鱼》这样描述它：“鮒，大鱼，似鮐鮒而短鼻，口在颌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三国吴）地，今长江南京以下段南岸地区）呼为黄鱼。”